

畚族研究论文集

施联朱 主编



畬族研究论文集

施 联 朱 主 编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淑贞

封面设计：李 华

畲族研究论文集

施联朱 主编

民族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 1/2 字数：322千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500册 定价：2.65元

书号：3049·134

前 言

畬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关于畬族的源流问题，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全国首届畬族史学学术讨论会在广东、福建、浙江三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局)的共同领导和支持下，在潮州市召开。参加讨论会的有国内外研究畬族问题的专家、学者和从事民族工作的同志，共五十七人；提交讨论的论文三十余篇。会上，遵循党的“双百”方针，广泛地开展了学术性的讨论和交流，阐明了各自的论点。纵观各家对畬族源流的论述，可归纳为土著说和外来说两种。土著说认为畬族是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原始居民，其中具体说法也不尽相同，即：古越人的后裔；“南蛮”的一支为广东的土著居民；福建土著“闽”族的后裔等。外来说认为畬族乃从外地迁来的民族，具体说法有：畬、瑶同源于汉晋时代的“武陵蛮”；畬族与“东夷”靠西南的一支“徐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河南“夷”或源自河南，其祖是“龙麒”等。显然，这次讨论会关于畬族族源的讨论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但起到了相互交流、启发和学习的作用。

讨论会决定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着手编辑《畬族研究论文集》。委员会成员有施联朱(主编)、蒋炳钊、陈元煦、朱洪、王克旺、蓝周根、王天杞、蓝兴发、李筱文。顾问钟学钦、雷恒春、李绍瑛。

《畬族研究论文集》所收文章系以此次学术讨论会上的论文为主，包括族源、语言等方面的内容，也收集了解放以来公开发

表的一些有关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畬族研究的新成果，但限于篇幅，有些论文未能收入。

在畬族人民中广泛流传着属于原始社会图腾崇拜性质的“槃瓠传说”。这个传说不但家喻户晓，代代相传，而且载入族谱，编成长篇史诗“高皇歌”，绘成《祖图》。每个家族都有一根雕刻成龙头状的祖杖，妇女发型均梳扮成凤凰式，以此纪念他们的始祖。上述等等，都是畬族图腾崇拜的主要标志。我们认为“槃瓠传说”作为一种神话传说，以反映一个民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原始图腾崇拜，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在 world 各民族中，以槃瓠为图腾崇拜的民族，有十余种之多。在我国，解放前由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存在，确实有利用“槃瓠传说”侮辱畬族的现象，致使畬族人民不敢公开承认这个本属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图腾崇拜，祭祀槃瓠的仪式也常常是秘密进行。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各民族之间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所以“槃瓠传说”已被越来越多的畬族干部、知识分子及广大群众所认识，民族歧视亦不复存在，在撰文中也从从不讳忌这一传说。畬族人民迄今仍广泛流传着“槃瓠传说”，用以表示本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区别于其他民族，巩固民族内部的感情和团结。而反映“槃瓠传说”的祖图、“高皇歌”等，则对探讨畬族的源流和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我们在编辑本论文集时，本着尊重作者和文责自负的精神，对“槃瓠传说”的引用除个别地方做了必要的修改外，基本上是原文刊登，供学术研究参考。

本论文集的各篇论文，大部分分别由本省编委委员阅审，最后经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局）领导审定，选送主编编审后汇集成册。在编辑过程中，得到费孝通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以及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出版社的帮助与支持，对此，深表谢意。

由于我们的编辑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谬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施 联 朱

一九八五年七月 于北京

目 录

前言

潘光旦先生关于畬族历史问题的设想

.....费孝通 (1)

解放以来畬族研究综述.....施联朱 (6)

畬族的名称、来源和迁徙.....徐 规执笔 (20)

畬瑶关系新证

——暹罗《僇人文书》的〈游梅山书〉与宋代之开梅山

.....饶宗颐 (25)

关于畬族来源与迁徙.....施联朱 (34)

从槃瓠神话看苗、瑶、畬三族的渊源关系.....石光树 (53)

从语言上看畬族的族源.....罗美珍 (60)

试论畬族来源.....王天杞 (67)

畬族族源新证

——畬族与“东夷”关系初探.....张崇根 (73)

畬族族源初探.....蒋炳钊 (95)

关于畬族来源问题.....蒋炳钊 (110)

关于畬族族源的若干问题.....石奕龙 (123)

闽粤赣交界地是畬族历史上的聚居区

——兼论畬族族源问题.....蒋炳钊 (137)

也谈畬族族源.....钟昌瑞 (161)

试论漳浦县是畬族重要祖居地.....杨金水 (171)

关于畬族祖籍和民族形成问题·····	周沐照(175)
试论闽、越与畬族的关系·····	陈元煦(183)
广东畬族族源问题管见·····	容观琼(198)
从广东省畬族《祖图》与瑶族《过山榜》的 对比研究探讨其渊源关系·····	李筱文 朱 洪(204)
关于畬族来源·····	王克旺 雷耀铨 吕锡生(213)
再谈畬族族源·····	王克旺 雷耀铨 吕锡生(219)
畬族渊源初探·····	肖孝正(228)
槃瓠传说辨略·····	晓 钟(239)
潮州畬族《祖图》初探·····	陈香白(248)
畬族迁移考略·····	吕锡生(257)
解放前畬族原始社会残余初探·····	钟 中(266)
梅县新石器遗物与畬族历史·····	吴炳奎(278)
江西畬族略史·····	周沐照(281)
明清时期畬族对浙南山区的开发·····	吕锡生(287)
广东梅县畬族考·····	吴炳奎(291)
潮安畬话概述·····	黄家教 李新魁(298)
畬族所说的客家话·····	罗美珍(314)
畬族有自己的语言·····	蓝周根(334)
博罗畬语概述·····	毛宗武 蒙朝吉(341)
畬语在苗瑶语中的地位·····	陈其光(371)
试论畬语的系属问题·····	毛宗武 蒙朝吉(394)
附录:《畬族研究论文目录》·····	(413)

潘光旦先生关于畬族 历史问题的设想

费孝通

1981年12月，我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座谈会上，讲过潘先生对苗、瑶、畬民族关系的一段设想。这段设想的酝酿，始于潘先生和我一起在1952年调来中央民族学院之后和1957年之前的一段时期。

座谈会上，凭我的记忆总括了潘先生的这段设想，即“我们可以从徐、舒、畬一系列的地名和族名中推想出一条民族迁移的路线。很可能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东夷中靠西南的一支的族名就是徐。他们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现在还留下徐州这个地名。从这一时期的文献中也可看到这块地区被居民称作舒。潘先生从瑶、畬的槃瓠传说联系到徐偃王的记载，认为瑶族中的过山榜有它的历史背景，只是后来加以神话化罢了。这一批人，后来向长江流域移动，进入南岭山脉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瑶，而从南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里和汉族结合的那一部分可能是畬，另外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可能就是苗”^①。

这篇讲话发表后，曾引起了不少关心东南一带少数民族问题

① 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第6页。

的朋友们的注意。我感到不太放心，因为这段设想全凭我的记忆复述的，所以一直有意找潘先生的著作校核一下。

施联朱同志送来了1955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出版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四辑，其中有潘先生所写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一文。我又读了一遍，其中对苗、瑶、畲的历史有几段话，不妨抄录如下：

“辰沅以北，亦即洞庭湖以西……，二千余年以来，各民族成分的部位或分布情况基本上没有变动；拿这二千多年的首尾比较着看，瑶族是更向南方移动了，部分进入了广西，与瑶族有密切关系的苗族则向北进展了些，越过到辰沅以北。”

“长江中游沿岸，特别是南岸，在六朝隋唐年间称为‘莫徭’的一个族类，在周秦以降中原族类历次向南伸进的 压力之下，退却了，分散了；南下的一群成了今日的瑶人，在过程中省去了一个‘莫’字音，其中很早就进入东南的一支后来称畲瑶，或单称畲；向西与西南移动的一群成为今日的苗人，过程中把‘莫徭’的两字音切成‘苗’的一字音；其少数留在原地而夹居在汉人中间的取得了‘猫’姓，声音改变的过程和‘苗’一样。……我们是倾向于承认远古的三苗与今日的苗人，乃至瑶人与畲民，是有源流关系的。这样一个带有总结性的初步看法，姑且借此机会提出，将来研究苗瑶由来的问题时，可作参考之用。”

潘先生后来曾否把苗瑶和畲族的由来写成了专论，现在已无法确定了。我凭记忆听说的他的那段设想，似乎比1955年发表的文章更进了一些。我仿佛记得六十年代初，潘先生和我曾一起到过罗源、福安等地访问畲族。他对畲族的传说信仰特别感兴趣，因为这种信仰可以从地方志的材料看出它的分布，并推测它的传播路线。如果潘先生的确没有把这个设想写成文章，或是写成了文章无处发表，而在动乱中遗失了，那只有等待后人去补足了。

我在这里想特别提一下的，就是潘先生对于我国各民族历史的研究，一向不主张孤立地研究某一民族的历史。他在研究了土家和古代的巴人之后，在上述那篇文章里明确地说：

“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上绝大部分的巴人，今日湘西北‘土家’人的一部分祖先也不例外，在发展的过程中，变成了各种不同程度的汉人，终于与汉人完全一样，成了汉族的组成部分。……因此，这种历史研究又必须与汉族，乃至全部中华民族的大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个总问题密切地结合起来进行，至少第一步也应该不断地互相参照着进行，才有希望把头绪整理出来，孤立地搞是绝对不行的。在祖国漫长的几千年的历史里，这样一个族类之间接触、交流与融合的过程是从没有间断过地进行着、发展着，我们现在还在这过程之中，从人文学的方面来看，也不妨说，这过程就是祖国的历史。”

我在那次座谈会上称这种是宏观的历史研究，四年过去了，这类的文章我还是很少看见。今天我重读潘先生那篇力作，感慨很深。包括我在内，自叹远远不如前辈。现在，仅就我从这段设想中得出的关于民族研究的一些不成熟意见阐述如下。

正如潘先生所说的，我们祖国的历史是一部许多具有不同民族特点的人们接触、交流、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没有间断过，而且还在发展着。我们对汉族的形成虽则至今还没有科学的说明，但是它之所以能成为当今世界人数最多的一个民族，绝不可能是单纯靠汉族的祖先自然繁殖的结果，它是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原来不属于汉族的人们而壮大起来的。其他的民族实际上也多是由原来不相认同的人们逐步融合而成的。融合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有分化。在不断又合又分的过程中出现了我国现有的民族结构。

从这一点认识出发，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就可以从宏观和微

观两个方面发展。从宏观方面发展就是拾起中华民族形成过程这个课题进行研究。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因为他具有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同的特点，而且具有共同的民族意识。他是由许多互相不能分离的民族单位组成的。他是历史的产物，所以我们有责任把这个人们共同体的形成作出科学的论证。

研究各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向微观方面发展的研究工作。我们在广西大瑶山的研究就属于这个性质。我并没预料到在广西大瑶山的微观研究会从理论上和宏观上与中华民族的研究是统一的。那就是说，在一个民族实体中可以存在若干在语言、生活方式上各具特点的组成部分。广西大瑶山里的瑶族包括了茶山、花蓝、坳、盘、山子等五种瑶人。他们尽管各有各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但是都具有瑶人的共同意识。这是和我们中华民族包括着许多不同民族成分相一致的。

我初步的想法，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如果我们对各民族进行细致的深入的微观研究，很可能在许多现在所承认的民族单位里发现同一情形。它们都是由许多不同的民族成分逐步融合而成的，而且各成分融合的程度又可以不同。理论应当从观察实际的过程中形成，这是我对于今后的民族研究工作者的希望。

提高到理论上来考虑这个问题，也有助于我们提高民族研究的水平。我觉得过去多少年来把各个民族孤立起来研究的时期可以结束了，因为这已不适应当前我国新形势的发展。民族领域里当前主要的问题是怎样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事实上的平等必须通过发展经济来实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同样适用于民族的范围内。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各民族的发展水平是不相等的，有些先进，有些落后。凡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必须向先进民族开放，吸收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文化，决不能维持过去的封闭状态，特别是由于封闭状态所形成的精神上的自我中心和排斥外来的成见。各民族共同繁荣有待于共同走现代化的道路。

在这共同道路上，我们固然必须从各民族的特点出发，而且保持民族形式；但是共同的东西必然会日益增加，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加深了中华民族内部的融合。在这融合过程中一方面要防止大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地方民族主义，我们正面临这种挑战。我相信，我们各民族一定能过好这一关。民族研究工作者也有责任在这方面出一份力量，通过科学的论证，向各民族讲清楚这个道理，使各族人民自觉地走上现代化开放的道路。

从回忆起潘先生对畲族历史问题的设想，引起了许多不成熟的想法，提供民族研究者思考。

解放以来畬族研究综述

施 联 朱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里，畬族有三十六万八千余人（1982年），是分布在我国东南部闽、浙、赣、粤、皖五省八十多个县内部分山区的一个兄弟民族。畬族人民勤劳勇敢、历史悠久、文化艺术丰富多采，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建国三十五年来，党和政府对畬族人民关怀备至，曾多次组织专人派出调查组深入畬乡，进行调查研究。本文仅就个人所了解的，有关解放以来党和政府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对畬族的族别问题和社会历史的调查研究工作情况，以及有关畬族社会历史的科学研究进展情况，综述如下。

一、畬族族别问题和社会历史的调查研究

解放前，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不承认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客观存在，剥夺了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平等权利，使许多少数民族被迫更改、隐瞒了自己的民族成份。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许多长期被压迫、被歧视的少数民族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族称，公开他们的民族成份，这是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也是少数民族人民民族觉醒、民族自觉的表现。

为了确定民族成份，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曾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工作，把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列为党和政府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弄清待识别的民族单位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如果是少数民族，再弄清他们是单一民族还是某一少数民族的一部分，最后确定其民族成份和族称。畬族由于长期与汉族人民交错杂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有些地区畬族的民族特点消失较大。解放后，有人提出畬族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加以解放前有些专家、学者，如董作宾教授认为畬族是“第一批殖民闽、粤的汉族，……是农民的一种”^①。他的主要论据还在于认为畬语是汉语，他说：“有人说畬语近于官话，有人说畬语近于客家话，而沈（作乾）先生以为是广东话的，我又可以证明他是福州话，西人论著关于福建畬民，也都认为他们就是广东的客家。”^②因此，畬族的民族识别问题就提到了党和政府的工作议事日程上来。1953年国家民委派出畬族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小组，分赴浙江景宁县东衢，福建罗源县八井、漳平县山羊隔等畬村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畬民族别调查，这是全国民族识别工作派出的第一个调查组。

在畬族民族识别工作中，我们运用了马列主义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结合我国畬族的实际情况，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本民族的意愿，慎重、稳妥地进行识别调查研究。

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的著名论点：“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所说的

① 董作宾《说畬》，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4期，第41页，1926年。

② 董作宾《畬语十八名》，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63页，1926年。

“民族”是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具有四个特征民族，而我国许多待识别的民族单位多半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现代民族的四个特征中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的心理素质，早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中就已逐渐形成了。正如斯大林所说的“民族的要素——语言、地域、文化共同性等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还在资本主义上升以前的时期逐渐形成的，但是，这些要素当时还处在萌芽状态……只有在资本主义上升并有了民族市场、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时期才变成了现实。”因此，在畬族识别工作中，我们既不能生搬硬套，用斯大林说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民族四个特征作为识别畬族的标准，又不能不把这些民族特征作为畬族识别研究的入门指导。

共同地域是民族形成的基础，但由于畬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在隋唐时已聚居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一部分往东北迁徙，形成今天分布于闽、浙、赣、粤、皖五省的部分山区的局面，其中闽东、浙南的畬族占畬族总人口的96%，它与安徽宁国县、江西铅山和贵溪县的畬族地区，基本上连成一片。畬族人民和汉族交错杂居在一起，形成了与汉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插花式分布状况，无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方面，畬、汉两族人民都密切地连结在一起，这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两族人民之间相互交往而形成的自然现象。因此，在识别畬族的这一特征时，要结合上述的实际情况去考虑。

在共同语言方面，一般说来，每一个民族都具有一种共同语言，这也是识别民族的重要依据之一。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存在着一个民族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和操同一种语言却不是同一民族等情况。五省畬族除了广东增城、博罗、惠阳、海丰等地一千多畬族使用苗瑶语族的语言外，绝大部分畬族彼此之间用接近汉语客家方言为其共同语言，具备了作为单一民族的条件，但我们

并不要求一个单一民族非要具备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不可。所以，我们既不能撇开语言的分析，又不能单独依据语言系属来确定他们的族别。

“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个要素在畲族识别工作中是十分重要的。畲族在服饰等物质生活、精神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民族风格等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是这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状态的具体表现。这种共同的心理感情是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是客观存在的。在畲族人民中每一个成员都可以用自己的经验体会到，尽管有些地区的畲族在语言、生活习俗上大都汉化了，但他们的心理感情已意识到自己不是汉人，而是“山哈”人。更重要的是，畲族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巩固其共同心理，往往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民族风格的特点。如畲族家喻户晓地流传着“槃瓠传说”，并把这个传说记载于族谱中，反映在“高皇歌”里，以及通过龙头祖杖、凤冠、习俗等标志，反映了畲族原始社会残留下来的图腾信仰，而且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畲族的独特标志，使畲族中的成员都感到是属于同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这种亲切心理。这些是我们在畲族识别工作中必须充分注意和认真体察的。

此外，还要对畲族的长期社会历史发展情况，畲族地区的历史，畲族来源和畲、汉民族关系，以及今后民族繁荣发展、民族团结等因素，进行综合的科学分析，充分运用历史文献、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资料，为畲族的民族识别提供科学的客观依据。例如民族来源，当时认为畲、瑶共同特点多，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可作证的材料比较丰富，所以说他们是同源，既然瑶族为一个少数民族，无疑畲族也是一个少数民族。他们虽然是同源，但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已各自发展为单一的民族。另外在民族识别中不能以姓氏定民族成份，姓氏可供参